



约会名著 · 世界文学之旅



【名家全译本】

大卫·科波菲尔（下）

【英】查尔斯·约翰·哈夫曼·狄更斯 著

David Copperfield

宋兆霖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约会名著·世界文学之旅

【名家全译本】



大卫·科波菲尔（下）

【英】查尔斯·约翰·哈夫曼·狄更斯 著

David Copperfield

宋兆霖 译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第三十一章 一个更大的损失

在佩格蒂的恳求下,我无须多加考虑,就确定在原地再停留几天,等那位可怜的马车夫的遗体运往布兰德斯通后再离开。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旅行了。早在多年以前,佩格蒂就用自己的积蓄,在我们那片古老的教堂墓地,靠近“她可爱的女孩儿”(她一直这样叫我母亲)坟墓处,买下了一小块地,作为她跟马车夫长眠的地方。

能陪伴佩格蒂,为她做我能做的一切(其实充其量只有一点),我感到非常满足,想到都高兴,即使是现在,我都希望能有那样做的机会。不过,恐怕最让我感到无上满足的是,凭着我和他们的关系以及我的职业性质,我负责保管巴基斯先生的遗嘱和解释遗嘱的内容。

建议在箱子里寻找遗嘱,是我提出的,可以说是我的功劳。经过一番搜寻,我们终于在箱子里一只马料袋的下面,找到了遗嘱。在这只袋子里,除了一些草料外,还有一只带表链和坠子的金壳老怀表,这只表,巴基斯先生只在结婚那天挂了挂,婚前婚后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还有一只形状像条腿的银质烟斗塞^①,一只仿制的柠檬里面装满小杯小碟;我多少认为,这是在我还是小孩儿时,他买了准备送给我的,后来又舍不得了。袋里还有八十七个半几尼,全是一几尼和半几尼的;还有二百一十镑崭新的钞票,几张英伦银行的股票收据,一块旧马蹄铁,一个假先令,一块樟脑,一个牡蛎壳。牡蛎壳外面磨得很光滑,内部闪出缤纷的光彩,由此我断定,巴基斯先生对于珍珠,只有笼统的观念,从来没有达到真正弄清楚的程度。

多少年来,巴基斯先生每天驾车来来往往,可不管马车赶往哪儿,他都带着这只箱子。为了更好地避人耳目,他编了一套假话,谎称这只箱子是“勃莱克鲍先生的”,“暂交巴基斯保管,以待索取”。

^① 用来把烟斗中烟丝压紧的烟具。

巴基斯特意把这句假话写在了箱盖上，现在，这些字已经模糊不清了。

我发现，这么些年来，他苦心积攒，成绩卓著。他的财产，折成钱数，差不多有三千镑。按照遗嘱，其中的一千镑他遗赠给佩格蒂先生终生收取利息；佩格蒂先生死后，全部本金由佩格蒂、小艾米莉和我三人平分；要是我们三人中有谁死了，则由活着的人平均分配。除此之外，他死后，其余一切财产全都留给佩格蒂，佩格蒂是他其余遗产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他最后遗嘱的唯一执行人。

当我尽可能郑重其事地高声宣读这一文件以及不厌其烦地一再向有关人员解释其中的条款时，我觉得，自己十足是个代诉人了。我开始感到，博士公堂比我原先所想象的要重要得多。我对这份遗嘱作了仔细的检查审核，断定它在各方面都完全合法，还用铅笔在边上做了一些记号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居然懂得这么多，实在有点了不起。

我在安葬前的一个星期内，既要办这件深奥的事，又要替佩格蒂算清她名下应得的财产，还得有条不紊地把一切事务作一番安排，并在每一件事情上帮她想办法，出主意，对此我们两人都感到高兴。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在这期间我们一直没有见到小艾米莉，不过他们告诉我说，再过两个星期，他们就要不事铺张地举行婚礼了。

我并没有按名分的那样参加葬礼，要是我冒昧可以这样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并没有穿黑袍，佩飘带，像要吓唬鸟儿似的。不过我一大早就步行到布兰德斯通；等到巴基斯先生的灵柩，仅仅在佩格蒂和她哥哥的护送下来到墓地时，我已经在墓地里了。那位疯绅士，在我从前住过的房间的小窗口，远远望着我们。齐利普医生的小婴儿儿，伏在保姆的肩上，冲着牧师，摇晃着自己的大脑袋，转动着他那向外突出的眼睛。欧默先生则气喘吁吁地站在人们背后；除此之外，也就没有别的人了，很安静。一切都完事之后，我们在墓地上徘徊了一个小时，还从我母亲坟前的树上，摘下了几张嫩叶。

写到这儿，我感到一阵恐怖。一片乌云低垂在远方的市镇上空，我独自一人返回镇上。现在我真害怕接近它。想到那个难忘的

晚上发生的事,要是我这会儿继续写下去,那事就非重演一番不可,我实在受不了。

那件事,不会因为我写了它,就变得更坏,但也不会因为我不愿写而不写,它就变得较好。事情已经发生了。再也无法使它消除,再也不能使它改变。

我的老保姆第二天要跟我一起去伦敦,办理遗嘱的事。那天,小艾米莉要在欧默先生的店铺里度过,晚上我们都要到那所老船屋里碰头。汉姆要像平日那样来接艾米莉回家。我会悠悠闲闲地徒步前往。佩格蒂兄妹会像来时那样回去,日落后在火炉旁等我们。

我跟他们在教堂墓地的栅栏门那儿分了手,也就是从前我想象中的斯特莱普背着罗德里克·蓝登^①的背囊停下来休息的地方。当时我并没有径直回亚茅斯,而是在去洛斯托夫特的路上走了一小段,然后我才回头朝亚茅斯走去。我在一家还算像样的酒馆里停下来吃了晚饭,这家酒馆离我从前说到过的那个渡口,约有一二英里。一天的光阴就这样消磨掉了。等我走到渡口,已经是暮色苍茫了。当时正下着大雨,这是个暴风雨之夜。不过阴云后面有月亮,所以并不十分阴暗。

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了佩格蒂先生的船屋以及窗子里透出的灯光。在沙滩上费力地走了一小段路后,我就来到了船屋的门口,接着就走进屋内。

屋子里看上去真舒服。佩格蒂先生已经抽过烟,晚饭也已准备停当。炉火烧得旺旺的,柴灰飞扬。那只小矮柜已为小艾米莉在老地方摆好。佩格蒂仍坐在自己的老位子上,看上去(除了她的衣服)好像从没离开过那儿似的。她又跟那只盖子上有圣保罗教堂屋顶的针线匣,装在小房子里的码尺,还有那一小块蜡头在一起了。这些东西全在那儿,好像一切如常,从来没有受到过打扰。葛米治太太也坐在自己原来那个角落里,显得有点烦躁,这看来也很自然。

“你是第一个到的,大卫少爷!”佩格蒂先生满脸喜色说,“要是外衣湿了,少爷,就别穿在身上啦。”

“谢谢,佩格蒂先生,”我说,一面脱下外衣交给他挂起来,“一

^① 以上两人均爲斯摩莱特小说中的主角,详见本书第四章注。

点儿也没有湿。”

“没错儿！”佩格蒂先生摸了摸两个肩膀，说，“跟锯末一样干！你请坐，少爷，对你说欢迎的话是用不着的，不过我们诚心诚意地欢迎你。”

“谢谢你，佩格蒂先生，我相信是这样。哦，佩格蒂，”说着我吻了她一下，“你还好吗，老妈妈？”

“哈，哈！”佩格蒂先生笑着在我们旁边坐了下来，搓着双手说道，这一方面由于解脱了最近一段时间来的烦恼，另一方面出于他天性的真诚，“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我对她说过——比她更可以心安理得了，少爷！她对死去的人，已经尽到本分了，这一点死去的人也知道。死去的人对她做了应当做的，她对死去的人也做了应当做的。所以——所以——所以，一切都很好！”

葛米治太太长长地叹了口气。

“打起精神来吧，我的老小姐！”佩格蒂先生说，（可是他暗中却对我们摇着头，显然他已觉出，最近发生的事故，又引得葛米治太太思念起那个老头儿来了）“别唉声叹气了！振作起来，这也为了你自己。只要你能高兴一点儿，你看吧，许多称心的事儿自然就会跟着来啦！”

“我能有什么称心的事啊，丹尼尔！”葛米治太太回答说，“除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之外，我能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儿啊！”

“不，不。”佩格蒂先生安慰她说。

“是这样，是这样，丹尼尔！”葛米治太太说，“我这样的人，怎么配跟有钱的人住在一起呀！什么都跟我过不去，我还是走了的好。”

“呃，没有你，我这钱怎么花呀？”佩格蒂先生带着一副认真规劝的样子说，“你这都说了些什么呀？难道这会儿我不比过去更需要你吗？”

“我知道以前从来没人需要我！”葛米治太太可怜巴巴地呜咽着说，“这会儿有人这样明白告诉我了！我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苦命人，又这样会烦人，怎么能巴望别人需要我呢！”

佩格蒂先生好像非常吃惊，想不到自己一句话竟会这样被人无情地曲解，正想回答，佩格蒂拉了拉他的袖子，还对他摇了摇头，把他给挡住了。他一副难过的样子，朝葛米治太太看了好一会儿，然

后看了一眼那只荷兰钟，站起身来，打了打烛花，把蜡烛拿到窗台上。

“好啦！”佩格蒂先生高兴地说，“好啦，葛米治太太！”葛米治太太轻轻叹了口气，“按照老规矩，亮起来了！你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吧，少爷！哦，这是为了我们的小艾米莉。你知道，天黑后，路上光线昏暗，走在路上让人高兴不起来。只要我在家，到了她该回来的时候，我就把蜡烛放在窗口。你知道，这一来，”佩格蒂先生朝我俯下身子，十分高兴地对我说，“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她会说，艾米莉会说，‘到家了！同样，艾米莉还会说，‘我舅舅在家呀！’因为，要是我不在家，我从来不让他们把蜡烛放在窗口。”

“你真像个娃娃！”佩格蒂说，尽管她这样想，但她很喜欢他这个样子。

“嗯，”佩格蒂先生说，两腿叉得很开，站在那儿，两手分别在两腿上下搓动，露出得意的样子，时而看看我们，时而看看火炉，“我不知道是不是像。不过，你瞧，看起来并不像。”

“是不太像。”佩格蒂说。

“是啊，”佩格蒂先生笑着说，“看起来不像，可是——可是想起来像，这你知道。不管怎么说，哎哟哟，我可不在乎！让我告诉你吧，我去看了又看我们艾米莉的漂亮房子。嘿！当时，我要是没觉得，那儿的许多小东西就是小艾米莉，那我就该——我就该天诛地灭了。”说到这儿，佩格蒂先生突然提高了嗓子，“你们都听见了吧，别的我可说不上来啦！我把那些小东西拿起又放下，我动它们的时候，真是小心了又小心，好像件件东西都是我的宝贝儿小艾米莉。我动她的小帽子什么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可不许人粗手笨脚的去动那些东西——哪怕给我整个世界，我也决不允许。这就是你叫做娃娃的这个家伙，可是他的模样儿，却活像只大海豚！”说完，佩格蒂先生大笑起来，流露出他的满腔真情。

佩格蒂和我也都笑了，不过笑声没他那么响亮。

“你们知道，这是我的想法，”佩格蒂先生又搓了一会大腿，然后满脸含笑地说，“因为从前我常跟她一起玩，我们假装成土耳其人，法国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哎呀，是的，我们还假装成狮子，鲨鱼，鲸鱼，还有我说不上来的东西！——那时候，她还不到

我的膝盖这么高哩。你们知道，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了。哦，这儿这支蜡烛，瞧！”佩格蒂先生满心高兴地把手伸向那支蜡烛说，“我打定主意，等她结了婚搬走后，我仍要把蜡烛放在那儿，跟这会儿一模一样。我还打定主意，每当我晚上在这儿时（唉，不管我发了什么大财，我还能住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啊！），哪怕她不来这儿，或者我不去她那儿，到时候我仍要把蜡烛放在窗台上，坐在火炉边，装成在等她，就像这会儿一样。这就是你叫做娃娃的这个家伙，”说到这儿，佩格蒂先生又哈哈大笑起来，“可是他的模样，却活像一只大海豚！啊，这会儿我看到蜡烛在闪耀发光，就对自己说，‘艾米莉正望着这烛光哩！她正往这儿走来！’这就是你叫做娃娃的家伙，可模样活像一只大海豚！这话说对了，”佩格蒂先生止住笑声，两手一拍说，“因为她果真来了！”

可是来的只有汉姆一个人。打我到了这儿后，夜雨大概下大了，因为他戴着一顶宽边防水帽，把他的脸都遮住了。

“艾米莉呢？”佩格蒂先生问道。

汉姆的头动了动，像是说她在外面呢。佩格蒂先生端起窗台上的蜡烛，打了打烛花，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就忙着拨弄起炉火来了。这时，一动不动站在那儿的汉姆说：

“大卫少爷，你出去一会儿，看一看艾米莉跟我给你看的东西好吗？”

我们俩一块儿走到屋外。当我在门口走过他身边时，我看到他的脸色死一般的苍白，使我又惊又怕。他急急忙忙地把我推出门外，随手关上门。只有我们两人在门外。

“汉姆，怎么回事？”

“大卫少爷！——”

哦，他的心都碎了，哭得多凄惨哪！

看到他那么悲痛欲绝，我都惊呆了。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怕些什么，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汉姆！可怜的好人！求你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快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的爱人，大卫少爷——我心里的骄傲和希望——我愿为她去死，眼下就愿为她去死的那个人——她已经走了！”

“走了!”

“艾米莉跑了!哦,这会儿,我只求仁慈的上帝赶快要了她的命(她那比一切都宝贵的命),别让她毁了身子,遭受耻辱哇!大卫少爷呀,你想想,她是怎么跑的吧!”

他那张仰望阴云密布的天空的脸,他那双紧握拳头的颤抖的手,他那个痛苦不堪地挣扎着的身子,跟那片冷寂荒凉的海滩在一起,直到此时此刻,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那儿永远是一片黑暗的夜色,汉姆是那夜色中唯一的活物。

“你是个有学问的人,”汉姆匆匆忙忙地说,“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最好的。我对门里的人说什么好呢?我该怎么告诉他这个消息呢,大卫少爷?”

我看到门在动,就出于本能地想把外面的门闩拉住,以便赢得一点儿时间。可是已经太晚了。佩格蒂先生已经伸出脸来。即使我能活上五百岁,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看到我们时脸上所起的变化。

我记得,当时只听到一阵恸哭和一声长号,女人们都围在他的身边,我们全站在屋子里,我手里拿着汉姆给我的那张纸;佩格蒂先生的背心撕裂了,头发乱成一团,脸和嘴唇都煞白,鲜血滴落到胸前(我想,那是从他嘴里吐出来的),两眼一直盯着我。

“念吧,少爷,”他说,声音低沉而颤抖,“请你念得慢一点儿,我不知道能不能听懂。”

于是,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我拿着这封墨渍斑斑的信,读了起来:

你爱我爱得这么深,可我从来都不配你这样爱,即使在我心地纯洁时,也不配,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远去了。

“我已经远去了!”佩格蒂先生慢慢地把这一句重复了一遍,“停一下!艾米莉远去了。啊!”

当我在早晨离开我亲爱的家时——我亲爱的家——哦,我亲爱的家呀!——

信上的日期是头一天晚上。

——我再也不回来了，除非他把我娶作太太带回来。几个小时以后，到了晚上，你只能见到这封信，见不到我了。哦，但愿你能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过呀！但愿受了我这么多伤害的你，永远不能原谅我的你，能知道我是多么痛苦哇！我太坏了，有关我自己，信上已不值得一提。哦，你就想想我这人有多坏来安慰自己吧。哦，求你啦，千万告诉舅舅，现在我比以往加倍地爱他。哦，不要记起你们大家过去对我有多宠爱，有多关心——不要记起我们本来很快就要结婚——你们要尽量设想，我打小时候就死了，早已埋在什么地方了。求求我远离的上天，可怜可怜我的舅舅吧！告诉他，现在我比以往加倍地爱他。多多安慰他吧。找一个能像我以前待舅舅那样的好女孩儿，爱她；找一个忠心于你，配得上你，除我之外不知有耻辱事的好女孩儿，爱她。求上帝保佑大家吧！我要时常跪下来为大家祈祷。要是他不把我娶作太太带回来，我就不再为我自己祈祷，我只为大家祈祷。我把我临别的爱献给舅舅。我把我最后的眼泪和最后的感谢，献给舅舅！

信念完了。

我念完信过后好久，佩格蒂先生仍站在那儿，两眼一直盯着我。后来，我终于冒昧地握住他的手，尽我所能求他千万克制自己。他嘴里回答说，“谢谢，少爷，谢谢你！”可是身子一动也没动。

汉姆对他说话了。佩格蒂先生深深领会汉姆的痛苦，他紧握住汉姆的手。不过除此之外，他仍保持原来的样子，也没有人敢打扰他。

慢慢地，他终于像从幻觉中醒过来似的，把两眼从我脸上移开，转向房间的四周。然后低声问道：

“那个男的是谁？我要知道他的名字。”

汉姆朝我瞥了一眼，我突然感到一惊，惊得我后退了一步。

“一定有个可疑的男人，”佩格蒂先生说，“他是谁？”

“大卫少爷！”汉姆对我恳求说，“请你先出去一下，我好把我得

说的话告诉他。这话你不该听的，少爷。”

我再次感到一惊。我一下瘫坐在一把椅子上。我想要回答他几句，可是我的舌头给锁住了，我的视线也模糊了。

“我要知道他的名字！”我又听到说。

“前些日子，”汉姆结结巴巴地说，“有个男听差有时来这儿，还有一位绅士，他们是主仆两人。”

佩格蒂先生仍跟先前一样，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不过这时他的眼睛则一直看着汉姆。

“那个男听差，”汉姆接着说，“昨天晚上，有人看到他跟我们可怜的姑娘在一起——他一直躲在这儿附近，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也许还不止。别人还以为他走了，其实他躲起来了。你别呆在这儿了，大卫少爷，别呆在这儿了！”

我觉出佩格蒂的胳膊搂住我的脖子，不过，即使这座屋子整个儿塌倒在我身上，我也一动都动不了。

“今天早上，天刚亮，镇外就有一辆古怪的轻便马车套着马，停在去诺里奇的路上，”汉姆接着说，“那个男听差到马车跟前去了一趟，走开了，后来又回到马车跟前去了一趟。在他第二趟去时，艾米莉跟在他身旁。另外那个人就坐在马车里，就是那个男的。”

“天哪！”佩格蒂先生说着往后一退，一只手朝前一伸，好像要把他所害怕的事挡出去似的，“不用说啦，那人是斯蒂福思！”

“大卫少爷，”汉姆结结巴巴地大声说，“这——这不是你的错——我一点儿——一点儿也不怪你——不过那人确实是斯蒂福思，他真是该死的坏蛋！”

佩格蒂先生没有叫喊，没有流泪，也没有动一动身子。后来，好像突然醒了过来，从屋角的钉子上取下他的粗布外衣。

“来帮我一把吧！我手脚全僵了，连衣服都穿不上了！”他急不可耐地说，“快来帮我一把。行了！”当有人帮他穿上衣服后，他说，“好，再把那边那顶帽子递给我！”

汉姆问他，他要去哪儿。

“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儿，我要去找我的艾米莉。我要先去把那条船凿沉。要是早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东西，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会在凿沉船的地方把他淹死的。当时他就坐在我面前，”他疯了

似的伸出握紧拳头的右手说道，“当时他就坐在我面前，跟我面对面，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要淹死他，我想这错不了！——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儿！”

“去哪儿？”汉姆大声说道，一面用身子挡住门口。

“不管去哪儿！我要走遍全世界，去找我的外甥女儿。我要找到我那可怜的受了辱的外甥女儿，把她带回来。谁也别想拦我！告诉你们，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儿！”

“不行！不行！”葛米治太太跑到他们两人之间，发急地大叫道，“不行！不行！丹尼尔，像你现在这样去不行。稍微等一等，再去找她也不晚。我孤苦伶仃的丹尼尔，好歹都得等一等。可是像你现在这样去不行。你先坐下，原谅我一直以来都让你烦心，丹尼尔——跟这事比起来，我的那点儿不顺心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呀！——让我们来提一提旧事吧！艾米莉第一个成了孤儿，后来汉姆也成了孤儿，我成了个可怜的寡妇，是你收留了我们。想想这些，你那颗可怜的心就会变软了，丹尼尔，”说着，她把头靠在佩格蒂先生的肩膀上，“你也就较能忍受住你的痛苦了，因为，丹尼尔，你是记得这句话的，‘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①在这座屋子里，在这座我们已经安身了许多、许多年的屋子里，这句话是决不会不起作用的！”

佩格蒂先生这时变得很顺从了；当我听到他哭起来时，一时间我本想跪下来，求他们饶恕我惹起这场灾祸，同时大骂斯蒂福思一顿。可是我有了另外一种表达感情的更好方法。我那颗负担过重的心，得到了同样的解脱，我也哭了起来。

第三十二章 走上漫漫路

在我是合乎常情的事，我推测，对许多旁人来说，也是合乎常情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

的,因此我不怕写出,我对斯蒂福思,从来没有像跟他绝交之后那么爱他。发现他的卑劣行径,我感到十分难过,可是我更多地想到他横溢的才华,更多地体会到他的一切好处,比过去最崇拜他时,更多地赞赏他那本可使他人格高尚、名声伟大的品质。我深深感到,自己无意中让他玷污了一家清白人家。但是我相信,要是把我带到他面前,我还是说不出一句责备他的话来。我还会十分敬爱他——虽然他不能再使我着迷——我还会十分热情地记住我对他的爱慕,还会像个精神受过伤害的小孩儿一样软弱,只差没有想到我们还可以重修旧好。跟他重修旧好,我从来不曾有过这种念头。我觉得,像他早已觉出的那样,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一切都完了。他对我还记得什么,我至今不得而知——也许很淡漠,轻易就打发掉了——可是我对他的回忆,就像是对去世的挚友一样。

是的,斯蒂福思啊,从今以后,你永远从这本寒碜的传记的各个场景中除名了!在末日审判的宝座前,虽非出于本意,我会为控告你作证,这是我的悲哀。但是我知道,我决不会对你怒气相加或严词谴责!

发生这件事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镇,因为第二天早上我从街上经过时,就听见人们在门口纷纷议论这件事。许多人认为艾米莉不对,也有人认为斯蒂福思不对,但是对她的第二个父亲和她的未婚夫,看法则完全一致。人们虽然不尽相同,但看到他们遭受不幸,他们全都对他们表示尊敬,其中充满亲切、体贴之情。船民们看见他们俩一大早就在海滩上缓缓踱步,全都有意避开了,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满怀同情地谈论着这件事。

就在紧靠大海的海滩上,我找到了他们。即使佩格蒂没有告诉我,说到天大亮了,他们仍像我离开时那样坐在那儿,我也不难看出,昨天晚上他们整整一夜未睡。他们两人都显得疲惫不堪。我还觉得,佩格蒂先生的头,在这一夜之间,就比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来垂得低多了。不过他们两人,都跟大海一样严肃,一样沉稳。这时,大海正平静无浪地铺展在昏暗的天空下——不过海面上有一种沉重的起伏,仿佛休息时在呼吸——地平线上镶着一道银光,是尚未看到的太阳射出的。

“我们已经谈得很多了,少爷,”当我们三人一块儿默默走了一

会儿，佩格蒂先生对我说，“谈了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过这会儿我们看出我们该走的路了。”

我碰巧朝汉姆看了一眼，这时他正遥望着远处天边海面的那道银光，一个可怕的念头泛起在我的心头——并不是由于他脸上现出的怒容，因为他脸上没有怒容，我只记得他的表情中有一种毫不动摇的决心——要是他一旦遇到斯蒂福思，他一定会杀了他。

“所有我在这儿的责任，少爷，”佩格蒂先生说，“我全都尽了。我要去找我的——”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用更坚决的口气说，“我要去找她。这是我今后一辈子的责任。”

我问他到哪儿找她，他摇摇头，问我是不是明天要回伦敦？我告诉他，我今天所以没有回伦敦，就是怕失去想帮他一点儿忙的机会。要是他要去，我随时都可以陪他一起去。

“要是你答应的话，少爷，”他回答说，“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我们又默默地走了一会儿。

“汉姆，”他又接着说，“他要继续干他现在的活儿，去跟我妹妹一块儿过。那边那条旧船——”

“你要抛弃那条旧船吗，佩格蒂先生？”我轻声插嘴说。

“我呆的地方，大卫少爷，”他回答，“已经不再是那儿了。要是打从黑暗笼罩在深渊上^①，就有船沉没，那么，那只船也就是沉了。不过，少爷，我并不是说要把那旧船屋抛弃掉。不是的，决不是那样。”

我们又像先前那样走了一会儿，接着他解释说：

“少爷，我的希望是，要叫那旧船屋，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永远都要像她原先知道的样子。要是有一天她流浪回来了，我决不能让这个老地方像是不让她来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而是要它引她走近，也许还会引得她像个幽灵似的，从风雨中钻出，打那个老窗口偷偷朝里张望，偷看她从前在炉边坐的老位子哩。到时候，大卫少爷，她看到屋里只有葛米治太太，没有旁人，也许会鼓起勇气，哆嗦着溜进屋子，也许还会在自己的那张旧床上躺下，把疲乏的头枕在从前枕过的非常舒适的地方。”

^① 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章第2节。

我虽然想说几句话回答他，但是却什么也说不出。“每天晚上，”佩格蒂先生说，“天一黑，都要像往常一样，得把点亮的蜡烛放到窗口那个老地方；要是她看到了烛光，蜡烛仿佛就会对她说，‘回来吧，我的孩子，回来！’天黑以后，要是有人敲你姑妈家的门（特别是轻轻敲门），汉姆，你可别去开门，要让你姑妈——而不是你——去见我那堕落的孩子！”

他走在我们前面一点儿，好一阵子都走在前面。这时，我又朝汉姆瞥了一眼，只见他脸上依旧是那种决心已定的表情，眼睛还是遥望着远处的银光。我碰了碰他的胳膊。

我一连叫了两次他的名字，用的是把睡着的人唤醒的口气，他这才注意到我在叫他。当我终于问他，他这样聚精会神在想什么时，他回答说：

“想我面前的事，大卫少爷，还有那边的。”

“你是说，想你今后的生活吗？”他刚才正胡乱地朝海那边指着。

“唉，大卫少爷，我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过我觉得，从那边好像会来个——结局似的。”他看着我，如梦方醒，可是脸上还是那种决心已定的表情。

“什么结局？”我问道，原先那种恐惧，又盘踞在我的心头。

“我也说不上来，”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刚才心里正在想，事儿最初全是在这儿发生的——跟着结局就来了。不过这已经过去了！大卫少爷，”他又补充说，我想，这是由于他看到了我的脸色，“你用不着为我担心，我只不过脑子里有点糊涂罢了，我好像什么都弄不清楚了。”——这等于说，他已失去常态，精神已经非常错乱了。

佩格蒂先生停住脚步，等我们走上前去，待我们走到一起后，大家都没有再说话。不过这种情景，联系我以前的想法，时时缠绕着我，直到那无情的结局，在注定的时刻到来时，才算告一段落。

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旧船屋跟前，走了进去。葛米治太太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无精打采地坐在自己那呆惯的屋角里发呆了，而是忙着在做早饭。她接过佩格蒂先生的帽子，为他摆好位子，说话的语气那么温柔、体贴，我几乎都认不出她了。

“丹尼尔，我的好人，”她说，“你得吃喝才行啊，这样才能保持你的体力，因为要是没有体力，你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来，吃一点

儿,这才是好人哪!你要是嫌我叽叽喳喳,”她这是说,她喋喋不休,“那你就对我说,丹尼尔,我就不叽叽喳喳了。”

侍候我们大家吃好早饭后,她便退到窗口旁,在那儿忙着为佩格蒂先生缝补一些衬衣和别的衣服;补完后,整整齐齐地折叠好,把它们放进一只水手用的油布袋里。同时,她仍跟刚才一样,态度文静地继续说着。

“你要知道,丹尼尔,不管是什么时候,不论是什么季节,”葛米治太太说,“我都要永远守在这里,样样都要张罗得合你的心意。我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可你走以后,我还是会不定时给你写信的,我会把信寄给大卫少爷。也许你也会不定时给我写信,丹尼尔,告诉我你孤身一人在旅途中的情况。”

“到时候,恐怕你要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在这儿了!”佩格蒂先生说。

“不,不,丹尼尔,”她回答说,“我决不会感到孤单的,你就别为我担心了。替你照管好这个窝,”(葛米治太太指的是这个家)“就够我忙的了。我要管好这个窝,等着你回来,等着随便哪一个回来,丹尼尔。天气好的时候,我要像往常那样,坐在门口,要是有人来,那他们打老远就能看到我,知道我这个老寡妇对他们照旧还是忠心耿耿。”

就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葛米治太太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呀!她成了另一个人了。她是那么忠心耿耿,那么快就体会到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她忘了自己,那么关心别人的悲伤,因而我对她肃然起敬了。那天她干了多少活儿啊!因为许多东西都得从海滩搬回来,存放在外面的小屋里——像桨啊,橹啊,网啊,帆啊,缆绳啊,桅杆啊,捕虾篓啊,压舱袋啊,等等,等等。虽然海边的人,凡是能干活儿的,没有一个不愿为佩格蒂先生效劳的,而且也没有一个被请帮忙的人不得到好好酬谢的,所以帮忙的人有的是,可是葛米治太太整天执意要搬运那些重得她力不胜任的东西,还不辞辛苦地跑来跑去忙着干那些不需要她去干的差事。甚至悲叹她自己的不幸,她好像也完全忘了,不记得自己有过任何不幸了。她在同情中自始至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这也是她所起的变化中令人吃惊的一部分。怨天尤人的情况绝对没有了。在那一整天里,我甚至没有听

到过她声音打战,也没有看到过她流过半滴眼泪。到了傍晚,屋子里只剩下她和我,还有佩格蒂先生。佩格蒂先生因为累极了,打起了瞌睡。直到这时,她终于强忍不住,呜咽着哭了起来,同时把我拉到门口,对我说,“上帝保佑你,大卫少爷,好好照顾他,那个可怜的好人!”说完马上就跑到屋外洗脸去了,为的是让佩格蒂先生醒来时,能看到她正安安静静地坐在他身旁干活儿。简单说来,那天晚上我离开那儿时,就把支持痛苦中的佩格蒂先生的责任交给她了。我从葛米治太太那儿受到教育,她显示给我的新经验,真让我体会不尽。

当时已经晚上九、十点钟之间,我满腹忧伤地缓步从镇上走过,在欧默先生的店铺门前停住了脚步。欧默先生的女儿告诉我说,欧默先生让这件事弄得非常难过,一整天都精神沮丧,情绪低落,烟也没抽就上床睡觉了。

“那丫头净骗人,心眼儿坏透了,”乔兰太太说,“她没有一点儿好的地方,一向这样!”

“别这么说,”我回答道,“你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

“不,我就是这样想的!”乔兰太太怒气冲冲地大声说。

“不,不。”我说。

乔兰太太把头一甩,想要做出严厉、生气的样子,可是她本性温柔,一时控制不住,哭了起来。我当时确实还很年轻,可是看到她有这种同情心,我对她更加尊重,同时认为,她这样一个贤妻良母,有这样的心肠,是非常适合的。

“她将来怎么办呢!”明妮呜咽着说,“到哪儿去呢?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呀!哦,她对自己,对汉姆,怎么能这样狠心哪!”

我清楚地记得明妮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的时候,当年的情景,她也还热情生动地记得,为此我很高兴。

“我的小明妮,”乔兰太太说,“刚刚才睡着。就连睡着了,都还抽抽搭搭地要艾米莉哩。小明妮为她哭了一整天,一次又一次问问我,艾米莉是不是坏人?就在昨天晚上,她还在这儿,把自己颈项上的一条丝带解下来,系到小明妮的颈项上,还跟小明妮并排躺在一只枕头上,直到小明妮睡着了才走,你想,我还能对她说什么呢!这会儿那丝带还系在小明妮的颈项上哪。也许不该再让她系着了,可